

敦煌文艺出版社

颠英集

冯亦代 / 著

读书小品丛书



穎英集

(甘)新登字第 06 号

责任编辑:侯润章
封面设计:邹小工
版式设计:邓争旗

读书小品丛书

撷 英 集

冯亦代 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第一新村 81 号)

平凉地区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0.5 插页 2 字数 183.000 字

1994 年 8 月第 1 版 199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30,000

ISBN 7-80587-260-1 · 227 定价:9.55 元

目 录

西书拾锦

美两女作家的新作品	(1)
《纳巴科夫传：美国时期》	(9)
诺贝尔文学奖得者戈迪默	(15)
《约翰·契弗日记》	(21)
阿特伍德新作	(28)
波莱·马歇尔的《女儿们》	(33)
《奥威尔传》	(40)
J·米切奈的回忆录	(46)
《哈洛特的鬼魂》	(52)
莫瑞森的《爵士乐》	(60)
一部反战的战争小说	(64)
欧茨新作《黑水》	(70)
玛利·麦卡西的《知识分子回忆录》	(76)
第二代美国华裔的写作	(84)
又一本美国华裔的作品	(89)

美国华裔作家与“第一次浪潮”	(95)
谭恩美与《喜福会》.....	(103)
辛格的《证件》.....	(110)
美国华裔作家 F. M. 伍	(117)
菲利普·罗斯当了间谍.....	(124)
两位爱尔兰小说家.....	(130)
《斯东赖大院的算命师》.....	(138)
张戎的《鸿：中国的三个女儿》	(145)
间谍小说的改弦易辙.....	(151)
暴露女人弱点的《余生》.....	(156)
《读者文摘》的故事.....	(162)
达夫妮·杜莫里埃传.....	(168)
《珍妮姑娘》的手稿出版.....	(175)

域外文谈

写种族隔离的南非作家.....	(181)
三十年才写成的小说.....	(186)
美国的普利策奖.....	(189)
德莱塞与门肯的交恶.....	(193)
《尤利西斯》在美解禁始末.....	(196)
美国华裔作家的浪潮.....	(200)
巴黎的瑞兹酒吧.....	(204)
《海明威的手提箱》.....	(207)
海明威在橡树园.....	(211)

| 托尼·莫瑞森之歌 (215)

读译散记

海明威的《战地钟声》 (221)

(附吴劳《也来谈谈〈战地钟声〉》)

《费正清对华回忆录》 (226)

普拉斯的《钟罩》 (229)

毛姆的《卡塔丽娜传奇》 (232)

兰姆的《伊利亚随笔》 (234)

霍桑的《红字》 (236)

《巴黎风情四重奏》 (238)

林语堂的《瞬息京华》 (241)

赛珍珠的中国世界 (244)

《柔巴依集》与《怒澜译草》 (248)

《毛姆随想录》 (252)

《名利场大火》 (255)

格林的《黄昏之恋》 (258)

(附黄宗英《四季之梦》)

《永别了，武器》 (263)

《七重罪》与《诺拉》 (266)

一部值得细读的传记 (269)

友情与书简

又见李黎 (275)

缘 分 (279)

真诚的朋友	(285)
与赵家璧书简(附赵家璧来信)	(290)
与李黎书简(附李黎来信)	(293)

序与访谈

《爱伦·坡神秘小说集》序	(296)
《听风楼书话》后记	(300)
《西边叶拾》序	(304)
《西园拾锦——英美作家论》序	(307)
《兔子丛书》序	(310)
《西书拾锦》后记	(313)
文学翻译琐谈——冯亦代先生访谈录	洪 新(316)

后 记

附录：“听风楼主”侃书道	赵苏苏(326)
--------------------	----------

美两女作家的新作品

1991年，美国两位为读者所瞩目的女作家，各人出版了新作：一本是安·贝蒂(1947)的短篇小说集《归我所有》，另一本是安妮·泰勒(1941)的长篇小说《也许是圣人》。安·贝蒂崛起于七十年代中叶，当时她才三十岁左右，便以短篇小说《扭曲》(1976)得到好评；安妮·泰勒年龄比贝蒂大，出名也比贝蒂早，她是以长篇《倘若清晨会到来》(1965)被批评家和读者所认可的。

贝蒂以写长、短篇赢得读者，她的小说里出现的人物，大

2 都是三十到四十岁一代的美国男女；这些人物既不能令人太抱怨，也不能过分与他们计较。编者说她是一位东海岸被人忽视地区的地理学家，那个地方多的是令人不舒服、游离于生活之外、不中用与支离破碎的人物，而且以污名和男女相互背信出名的所在。

《归我所有》集中，共收入贝蒂近年所写短篇小说十二篇，其中的人物大都为一己承认有理由的恐惧所笼罩。有情绪的伙伴在笔下出现了，婚姻与职业被放弃了；对于这些人，六十年代时那种崇高的追求已经让位给瞬息万变的欢娱，渴望中的自卫能力和无把握的迁就。

第一篇动人的耶诞节故事《霍雷肖的诡计》里，一个半醉半醒的母亲受了自己儿子的排揎，他说她从来不过问他的一切，因为她“害怕她所得的答语将会是什么”。母亲也不得不承认儿子一语中的：“她只是坐在那儿，吓得要死！”这个姿势对《你知道什么》中的丈夫说来，也并不陌生。这位丈夫一听说他孩子的老师死于车祸，不由得想到“总是那么老一套！在令人十分不注意的某一瞬间，一个人可以就这样完蛋大吉。”

《归我所有》最生动的精品，是书名所自来的短篇《归我所有》。故事讲一个名叫艾森的人，在第二次大战后的青年时期，父亲因意外事故死亡，他的母亲为对她丈夫的忆念，拒绝与她青年时的挚友结婚。这位男朋友是个音乐家，她让自己儿子叫他赫伯叔叔。

这位叔叔为了瞒人耳目，名义上说是住在他们的餐室里。等艾森逐渐长大时，母亲却对赫伯越来越不满意，而且无视他与孩子形同父子的情况。最后她强迫赫伯离开她家，“他说他简直不能相信。此后，突然他开始要我听别里·霍立代的唱片，研究荷兰画家威梅尔的作品，仔细考察我。相信对有些人这种作为都是愚蠢的，而对于那些真正观察敏锐的人，都是可以作为上天的化身。”

安·贝蒂善于处理一己女性的洞察力，她的长篇小说《令人望而生畏的冬景》(1976)即可证明。这与她早期的长篇小说一样，男人们都是忠诚的、被遗弃的，经常被搞得晕头转向、多愁善感，但又是完完全全真心实意的。

在另一方面，安·贝蒂笔下的女人经常看来颇难猜测——一时很不明确而且极为被动，一时又可怕得不讲道理和毫无怜悯心。每个女人看来都接近于自我爆炸。举个例，在《水库有风的日子》里，一个丈夫回想到“当事情不再感到有趣时，他的妻子便经常想出一个办法来终止它”——因此我们看到日后她离开她的丈夫奔赴另一个男人时，便不会吃惊。在《玛莉回家》里，一个丈夫诉说他妻子雇了个包酒宴的人，在家里举行宴会，却故意不邀请一个客人；相反，她自己则离家出走了，把盘盘杯杯留给她的丈夫，为了要惩罚他多少年来她准备好饭菜，却无望地等候他回到家来。

另一位这样未可预卜的女人克莉丝汀坐在《阿玛费旅馆》的酒吧间里，想起“她在大学里曾经念过战后一个美国女人在意大利的故事。这个女人十分愁苦，又拒绝去做任何可以使她快活的事情。这位美国女人能够记起这个故事令人沮丧的感觉，而这时小说中人物的沮丧感竟传染给正在沮丧中的读者。”

有时，安·贝蒂也同样把这种沮丧传染给了她的读者。她惯于用实例来说明，但她从来也不作预言，简单化或是老一套。她似乎真个对自己所写的人物发生兴趣或令之变得神秘。而她在写述印象时简直太神了，她以两个不安于生活“亲近得有如一个夹板里的两根手指”人物，或是她描写一个不知羞耻为何物的家庭主妇，对不知内情的人夸耀她丈夫花一元钱买一条鳟鱼时为“我们所有最美好的事物”。

《归我所有》是安·贝蒂第九部作品，也是她第五本短篇小说集；这是继《扭曲》(1976)、《秘密与意外》(1978)、《焚烧的屋子》(1982)和《你可以找到我的地方》(1986)的创作。那些早期作品的独创性、幽默和怪僻，几乎赢得了我们支离破碎的按顺序排列的新闻摄影等等命名。《归我所有》也许比这些称誉更好一些，因为安·贝蒂在此书中，为了诚恳的自省，舍弃了一贯的讥讽口吻，而她那众所周知的超然态度，也被故事中她给予的较大同情心与柔情所代替。在这些故事中一位男人坦白说，“在我一生里，我感到目前正在从事建树人生道上的即兴演出。我并

不是指说谎话而言,我正在发现一种生活。这是我一向不愿承认的。”

我们经常做了事而很少承认,安·贝蒂洞察这一点,而道出了我们的真意。

安妮·泰勒的文学生涯和读她的作品,同样饶有兴趣。她的一生与她的产品显示了一种有机的匀称。泰勒似乎自始即知晓她愿意写的东西,以后就越写越好。

她早期的长篇小说如《倘若清晨会到来》和《日益糟糕的生活》(1970),开始规模很小:这两本小说写得小心翼翼,但写得十分流畅,对于个别人物记录下她的观点,经常是年轻人和妇女如何适应外界世界,地方总在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因为泰勒在那里度过她的成年生活。等到《人世间的财产》(1977)和《摩根之死》(1980)出版时,泰勒写的小说变得引人注目,因为她的眼光开阔而更加深远了;她的人物变得形形色色,人物的生活不脱道德的范围。以后就是广为读者欣赏的《在思乡饭店晚餐》(1982)、《偶然的旅客》(1985)以及得普利策奖的《预产期》(1988),在日常生活中既有欢乐也有苦痛,既是喜剧也是悲剧,而无法加以区别。《也许是圣人》(1991)是泰勒第十二部长篇,完全合乎上列的发展。它从前面几本书里得到写作的力量;这就是《摩根之死》奔放不羁的家庭生活和《偶然的旅客》中的黯然神伤——泰勒比第

二部任何一部小说都对宗教信仰的由来与其未来，研究得更为彻底。

《也许是圣人》的故事开始时颇为平稳，在六十年代中期巴尔的摩一条短短的、绿树荫蔽的小街上，那里住着都格及迪伊·贝德罗一家；都格是个中学数学教师，迪伊则是家庭主妇。他们的大儿子克劳迪亚为了结婚，中断了大学学业，婚后一个继一个生养小孩；丹尼是次子，中学毕业，如今在邮局工作；伊恩最小，还在中学读十一年级，是棒球队里有前途的投手。泰勒写道，“这就是有关于贝德罗家的一切。他们认为生活的每一部分，都完全使他们称心。这不是一个托词，他们真是这样想的。”

丹尼把露茜·迪安带进家里，他在工作时结识了她。有次她到丹尼坐着的窗口，寄一个保龄球和些什物的包裹给她现在住在怀俄明的前夫。有一个离过婚还带着两个小孩的母亲进入他们的家庭，并不使贝德罗老两口子耽心害怕。经过了几个星期的求爱，便结了婚。七个月后又养了个女婴。伊恩不相信这个小孩是丹尼的，但他还是设法换班照顾婴儿，使露茜可以得到休息，他开始想到她在旅行时对他的哥哥不忠实。在极大苦恼之下，他向丹尼诉说了他的怀疑。这引出了首次及以后多次的悲剧故事。伊恩招致了不为理智或常识所能减轻的内疚。

像梦游病患者一样，他读完了大学一年级，伊恩回到巴尔的摩，走过一家店面房子，挂着“第二次机

会教堂”的招牌。他听到教学里传出的歌声，意识到只有第二次机会才能拯救他；在祈祷时，伊恩站了起来：“祷告上帝使我从新做个好人，愿主饶恕我！”事后，牧师兴奋地告诉他，“耶稣知道人世的苦难，他帮助你做那你不做不到的事情；但只在你试着不再犯罪之后。”

《也许是圣人》记录了伊恩赎罪的企图，以消除年轻时漏嘴说出的罪过。因为罪恶通常较受罚更为有趣，泰勒着重写他的英雄冒险及鲁莽所造成的后果，伊恩越是笃信宗教及自我牺牲，也越是与机灵和性的警觉分道扬镳，他好像是一本摊开的书，他不得不陷入泥淖。

泰勒搭救这个问题一法，大部分集中于这个泥淖，——围绕于她人物周围丰富而又搅混了的生活。伊恩的父母饶有兴趣而又反复无常的岁月与年俱增，以致有一天生性乐观的母亲突然对长久受苦的父亲说，“我们有这种超乎寻常的为难之事，而这些为难之事竟使我们成了庸庸碌碌之辈。这简直难以估量，我们不再是个非同寻常的家庭了。”伊恩为了要帮助养育三个小孩，终止了他的在大学生涯，但他们常使他在许多时候感到为难，包括有次孩子们邀请其中一位女孩钟情的老师来家晚餐，因为她希望能爱他并与他结婚。

这种枝节而又疯狂的行动，不免使小说出现了空隙：伊恩，这也许是位圣人，最后却成了令人难以

8 相信的了。但在小说完结之前，许多突出的人物都被写到，他们看到发生的事件都被记录了下来；耽惊受怕的孩子们，爱盘根究底的少男少女，幻灭了的成年，疲惫的老人。阅读安妮·泰勒此书的欢愉，在于聆听这群根本不同性格的，注意他们各个故事中所偷偷产生的可笑印象。论者说，“《也许是圣人》中的道德启示古怪得有类中世纪的挂毡：中间是比喻丰富的故事，而在另一边却有只猫在家庭耶诞晚餐桌上偷吃了一只牡蛎。”

《纳巴科夫传：美国时期》

9

《读书》1991年5月号曾介绍美白里安·鲍德的《纳巴科夫传：俄罗斯时期》(1990)，叙述纳巴科夫流亡美国前在俄罗斯等地的生活情况，读者于欣赏此书之余，也以早日得睹纳巴科夫在新大陆遭遇为企望，而鲍德的续作《纳巴科夫传：美国时期》也终于在1991年秋季出版了，使读者得窥纳巴科夫一生两个时期的全豹，实在是件幸事。

弗拉迪米尔·纳巴科夫于1940年5月取道法国圣·纳泽尔直航纽约，同行还有妻子

《纳巴科夫传：
美国时期》

10 维拉及六岁的儿子狄米特里。纳粹侵入法国，先是迫使他们逃离巴黎，以后又迫使他们一家远离法兰西。正如 1917 年，布尔什维克自彼得堡驱逐他们一家逃离克里米亚，栖止于英、德一样。对纳巴科夫家属而言，移居美国只不过是长期流放的最后一站而已。

好像他预计到将有人为他写二卷本的传记，纳巴科夫使他的一生也在中间一折为二；他的政治遭遇都集中在首卷之中。他的自传《记忆的话》也写到他挈妇将雏到圣·纳泽尔码头登船驶向自由天地为止。这就是鲍德《纳巴科夫传：美国时期》的卷首所写的开头章节。

纳巴科夫于 1899 年出身于一家饶有财产的贵族家庭，在富裕的环境中成长，十七岁时即继承了一处十八世纪建立的罗兹德斯特维诺农庄，使他成为俄罗斯贵族中最辉煌的一个。他还是个天才，同年他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诗集》。他的父母对他十分溺爱，甚至养成了他搜集蝴蝶的爱好；这一爱好从 1906 年开始一直到他 1977 年去世前几个月才终止。

纳巴科夫的父亲虽然是显赫贵族，却与反沙皇政府运动有较深的牵连；他在 1922 年被疯狂的沙皇分子暗杀，死在柏林的一处演讲厅里。但是年轻的纳巴科夫却对于这种纷纭世俗的行为置身事外，他爱好诗歌而且进入早熟的性生活。在一件特有的事件中，父与子于 1919 年撤离被围的塞瓦斯托波尔去雅